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內簡尺牘卷四

宋 孫覲 撰

李祖堯 註

與宋侍郎 字德謙

向來頃蕭寺

唐李肇國史補曰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
飛白大書蕭字故僧舍皆呼為蕭寺云

伏蒙臨門墮刺情誼之重存賁先及而馬首遂東

見與
一姪

刑定不克追路必炤其非慢也分違十年榮悴殊致不

帖注

敢以姓名納於左右

見與常守莊
右司帖注中

即日大暑伏惟台候

萬福某心衰貌改非復故吾

見與周表卿
侍郎帖注中

接奉何時但

極瞻佇

高才雅望榮踐禁途輿論欣愜豈特故人之情尊公抱

經濟之學埒壘於時

宋鮑照結客少年場行曰
今我獨何為埒壘生百憂

遂先朝

露天定勝人

史記中包胥曰天定亦
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

固知有在也

與張侍郎

字養正

某投畀

見與常州吳
守帖注中

荒僻謂當進一紙之書而身外無

窮初不計喧寂徒有區區

見與錢朝議帖注中

朝夕念望之勤聲

聞缺然

見與虎邱達老帖注中

遂成逋慢不敏之咎即日薄寒共

惟台候萬福某衰老作病縣延兩時今則有間矣猶未

堪作勞

書盤庚篇曰不昏作勞注曰昏強也不強作勞於田畝骨石勒傳作勞耳鳴

歲晚當

卜一見不宣

去冬江上紛然人人具舟楫而旱乾之餘

孟子曰旱乾水溢

途

窮無所向今冬遂晏然無疾呼急步之警而歲饑又可

憂者赦文念挽舟之勞許免科糴而挽舟者率無田皆

不被賜向來田氓之冒儒冠

史記酈食其欲見沛公駢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

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漫溺其中

迎拜於西郊者何不挽一絳

玉篇音力出反

井索也從何易于其後或有補也

比造門屬公養病謝客延之卧内

史記魏公子列傳曰侯蘇曰晉鄙之兵符

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一竊之又盧綰傳曰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

一望履絢

莊子盜跖篇曰願望履幕下司馬彪本云幕作暴言視不敢望其面望履絢而還也

實慰區區

見與

錢朝議帖注中

伏承令嗣攜書臨寵偶出不獲拜辱甚恨春寒

台候復何如某歸舟已次田間方釋肩遣狀草草

之美通判奄終壽祿手足之痛

前漢書田儼傳曰田儼於楚趙非手足戚臣瓚

注曰非手足之親

哀慟何及然衆醫侍疾

前漢書宣帝許后傳曰告諸醫侍疾無狀

者二鉅公治喪

全真資政洎養政侍郎也注前漢鄭氏注曰天子也今借

用哀榮終始

論語曰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亦復何恨所冀自

廣

先生集載慰大資帖公遽聞之美通判嬰疾不揀手足墜墜何痛如之然養生送死人道之常至於哀榮

則忘憾矣之美家累千金壽登七紀屬續之日二貴侍喪可謂哀榮云

大資公薨謝奄終七供泰山梁木之壞

禮記檀弓篇曰孔子蚤作負手

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太山其頽則吾

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般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没士大夫相痛吊

失仰非獨公兄弟之情也大資屬續時所謂坐脫立化

者雖大善知識

圓覺經曰末世衆生欲修行者應當盡令供養善交事善知識彼善知識欲來

親近應斷嗔恨現逆順境猶如虛空

不能過也及夢中拊緒孫歸見公辭

訣而去精爽不昧正如仙佛所之也

醫者言公宿恙已去體但調護

見與常守泰直閣帖中

食飲進所

嗜則復其故矣況逝者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已在仙山

茅君內傳

曰大海之中崑崙蓬萊方丈瀛洲滄浪白山八渾皆神仙山皆有洞宮或方千里或五百里又東坡和淵明神

釋詩曰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

佛國中

唐柳宗元集巽上人修淨土院記曰中國之西數萬里有

國曰身毒釋迦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上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

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

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史記秦始皇紀曰齊人徐市上書言海中有神山名曰蓬

萊方丈瀛洲

區區

見與錢朝議帖注中

刻舟

見與湖守趙中大帖注中

亦何補

於前日告行適聞寐

春秋左氏傳曰趙盾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鉏麇曰不忘恭敬民之主

也亦不敢求通侯公痛定

韓文集答李翱書曰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當痛之時不

知何能自處

別卜一見

某頓首上啓衰慵習懶老人遭患難不計書問之數疏

也

語里仁篇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即日薄寒不審台候勝否伏惟

萬福比過吳中姻舊苛留

前漢書成帝紀曰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

苛留顏師古注

遂至投轄

前漢書陳遵傳曰遵飲酒宿客滿座取客車轄投井中雖

曰苛細刻也

有急不得出既得脫去戴星倍道

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鳴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

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在人子之謂在力

任力者勞
任人者佚

馳而還鄙事

語子罕篇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滿前撥遣猶

未去殆不如客路之脩然也

見與常守王司諫帖注中

忽忽且通一

問不宣

某再拜伏承宿恙

見李主簿帖注中

痊除體力尊安寢飯宜適

正當怡神養壽之時而令人啟殯必深感動所冀抑情

勿過戚戚幸甚

某再拜令人出就敢塗固非永訣寒令方嚴非公暴露

前漢書項籍傳曰暴露於野

野次之時且飭諸郎護送他日襄奉

左氏

傳曰定公十五年葬定公雨不
克襄事禮也杜氏注曰襄成也
拊棺一慟而別固未晚
也

某皇恐本欲一訪親席第已次城闕
詩子衿篇云必有造

請

見與臨安王
宰帖注中

非一日不能辦當俟大葬

論語曰且予
縱不得大葬

具舟詣冢舍

見與常州宜興洞
靈知觀帖注中

瞻送矣悚汗悚汗

與向侍郎

名子謹
字伯恭

屢聞顯擢深以賢者得路為喜而老懶不果遣狀為愧

即日溽暑共惟台候萬福薌林草木無恙否

公文有薌
林銘其序

云兩浙轉運使奉朝請大夫秘閣修撰向子諲博極羣書尚友千載治一室植衆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薜林居士建炎末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餘上書謝事徘徊玉筍之下淦水之湄登高擇勝築室居焉薜蘭九畹采芝三秀千葩萬卉羅生堂戶蓋真得所謂薜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爲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薜林之意上嘉歎良久親書薜林二大字賜之龍文龜畫妙絕一時庫公在廷驚顧動色於虜盛哉未曾有也子諲修上之賜移書屬孫某爲之銘云

當用衛公故事日報平安耳

百陽雜俎云李衛公言北

都唯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相傳其寺網維每日報竹平安

一笑不宣

李郎得官湖外以稚女遠去爲念嘉興酒局今聞增羨

已應僻法而公領版曹早令即真為幸

前漢史王莽傳
衆庶知其奉符

命指議羣臣傳議別
奏以示即真之漸

家書一水可通無萬金之難

唐杜工部

集春望詩云烽火連
三月家書抵萬金

衰老受賜也伏蒙遣介貶賜誨帖

喜聆餘寒台候萬福聞公辭祿何其果也貴為天子之

宰而匹夫獻言輒請尚方之劍

前漢史朱雲傳成帝時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

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
廷大臣上不能正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
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也臣願賜尚
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
侯張禹上大怒云注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公獨視之
作供御玩物故有新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

如敝屣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又前漢史郊祀志公孫卿上鼎書言黃帝鼎成上天於是天

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注云屣小屣脫屣言其便易無所顧足爲吾道光

也新詩偉麗

東坡先生云新詩尤偉麗

三復嘆仰不謂窮老復聞韶

獲之餘音也

舜作韶韶紹也謂繼堯也湯作大濩濩救也又東坡先生與毛滂澤民書云獲新書

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獲之餘音

輒復和答當一笑

詩本集不

載

與五九兄提舉

新栗崖蜜

本草載石蜜陶隱居注云即崖蜜也高山若石間作之色青赤味小酸食之心煩其蜂黑

色似蜜又掌禹錫曰崖蜜如陶所說出南方岩嶺間生
玄崖上蜂大如蜜房者岩蜜以長竿刺令蜜出承取之
多至三四石入藥功勝凡蜜又
杜工部發秦州詩崖蜜亦易求
亟拜重餉孟子曰子思
以為鼎肉使
已僕僕爾
亟拜也
病餘遂有食新之喜
左氏傳桑田亟言晉侯
不食新矣注云公不得

及食
新麥
幸甚百梨甚美方悟唐入所謂飮座者其中未必

然也

唐崔遠有文而風致峻整世慕其
爲人目曰飮座黎言座所珍也

單德成蜀牋六

嘗見之

王剛中成都古今續記曰易以西南為坤位而
蜀居西南敦重不浮坤之性也故物之生於蜀

者視他方為重厚凡紙亦然故竹紙藏紙池紙之在蜀
蜀人愛其輕細而蜀牋南出峽西出關士大夫亦爭得
之此皆未可以稍粗言也人情貴其難得者耳紙所自
出前記論之甚詳所未詳者今具載之府城之南有浣

花江支流為二皆有橋焉其一玉溪其一薛濤以紙為業者不下百餘家此造紙之地也紙有大小連二貢餘有大小連二凌光有大小連二經屑此紙之所以得名也玉版貢餘雜以舊布破履亂麻不用此造紙之材也江之傍有玉溪潤鑿白為碓上下相接凡造紙之物必杵使爛滌之使潔然後隨其廣狹長短之製造之此造紙之法也研則為布文為綾綺為人物為花木為蟲鳥為鼎彝染則為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淺青深青淺綠紺碧此紙之有華飾者也貢餘凌光經屑玉版各有三品其上者幅五十錢其次者三十錢其次者二十錢最下者謂之玲金又謂之小麻紙但供蠶使而已故於四者之內別為此名此紙價所以不賤也祭倫廟在大東門雪峯院雖不甚壯麗然每遇歲時祭祀香火既無左太累累不絕此又足以見造紙者之不忘本也

沖之文安得輒增十倍之價

晉史左思字太沖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欲造三都

賦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精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及賦成張華陸機見之皆嘆伏人競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二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併蒙馳貶莫喻感哉

聲問不相聞忽復徂暑

見與錢朝議帖注中

使臨枉誨具審台候

萬福傳聞得新第

前漢高祖紀曰賜大第孟康注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又司馬相如傳

曰列居東第顏師古注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

在八兄之旁羣從還

往遂可追烏衣故事

先生文集載孫公墓志云朝議公生三男子曰疇曰畊與公公諱畋

云九域志江寧府有烏衣巷晉書曰紀瞻卜宅烏衣巷
屋宇崇麗地志晉王導自卜烏衣宅宋時諸謝有烏衣
之聚並又聞貴將飭數輩前漢劉敬傳曰使者十輩來挾厚資并魚
此卷也

此一方不免有近賦之嘆也

自歸耕穰田

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
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

甌窶滿篝汗邪滿車
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望歲

春秋左氏傳曰閔
閔焉如農夫望歲

與老農

語

路篇樊遲請學稼
子曰吾不如老農

共為休戚春夏旱溢

孟子曰旱
乾水溢

兩岸

車聲如雷河底拆為十字

借用晉史何曾蒸餅
不拆作十字不食

廩廩可

畏

前漢循吏傳曰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
遺風顏師古注曰廩廩言有風采也

七夕一雨

崔寔

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曝經書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
庭上祈請於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
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如池河之波輝輝
有光耀五色以此為徵應見者便拜乞願三年乃得言
吳均續齊諧記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
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
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牛郎也張文
潛作七夕詩云空將淚作雨滂沱淚痕有盡愁無歇吳
俗每過七夕後必有雨名曰織女洗車故于湖
張舍人為七夕詩盈盈牛女期不著雨洗車
接踵而

來得與田夫田婦

杜工部秋雨嘆農夫田婦無消息

共此一飽遂復優

游卒歲矣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孔子遂行師
乙送孔子曰吾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
歇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兄方即榮路而勇退於急流

中

湘山野錄曰錢若水謁陳希夷欲分華山居之白閣道者謂希夷曰無此骨法當為貴公卿能於急流中

勇退爾東坡先生次孫巨源五絕句云高林晚歲終難進勇退當年正急流又贈程際云火色上勝雖有數急

流勇退獨擅一壑

已見與張右丞達明帖注中

想同此適也

先生文集載故

左朝散大夫致仕孫公墓誌銘云公諱政字無逸紹興元年以承議郎知臨安府錢塘縣以讒謗免所居官公議訟公非罪差建寧府糧料院未赴改湖州安吉縣丁母夫人憂卒喪發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就除提舉江南東路茶鹽事代還請官祠歲滿上書納祿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十八年也

自兄江右代還便為終焉之計此孔子所謂剛者

語公治篇

子曰振也

大抵久立爭地如某慙疎固宜得咎雖叔詣

兄

孫內翰近之字

亦復不免惟冥鴻之在寥廓

楊子云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下視百千蚊蚋聚一器中啾啾在聞可付之一笑也

譚

師韋汚集市塵佛事篇云凡夫造業之地譬若小瓦聚蚊蚋啾啾在聞微蠶聞蟻擾擾紛爭

某嘗見世

人學佛者皆願生極樂世界

經言西方淨土以七寶莊嚴無地獄餓鬼禽畜以至

蛸飛蠕動之類常清淨自然無一切穢雜故名淨土其人皆蓮花中生長生不老衣食宅宇隨意成化其景象常春無復寒暑大受快樂無一切苦惱故名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安在哉如兄清

心寡慾澹然無求一出火宅

妙法蓮華經云有出火宅之喻

便是清涼

山

傳燈錄五臺鄧隱峯禪師冬居衡岳夏止清涼

一離苦海便是極樂國

淨上文云

佛菩薩乘大願船泛生死海就此世界呼引衆生上大願船送至西方如肯往者無不得生也 辱貶教

具審寒雨萬福某以妻母訃至亟往省其喪已卜遠日

矣留視封窆而還去家彌月百爲未集又屬時序酬獻

之冗亡女葬送已改用十二月庚午重蒙存省第極感

咽 公文集載祭女二孺人文云與汝爲父子二十有一年不謂衰老棄我而先又云先靈之次卜此新宮祖

禍相望我祭其衰季冬之月吉

日庚午汝其顧歆以封以植

吾兄多男子

南華真經華封人祝曰願多男子

頭角嶢然

唐李賀集唐兒歌頭玉嶢

曉眉刷翠侍郎生得真男子

皆足以寄門戶投老就閒不交世事可

謂盛福某少兄一歲年來多故喪祭醫藥種種關心殆

無虛月勞生

已見前注

可厭比因醮謝作一青詞末後數句

如貴賤貧富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祈而水火盜

賊疾癘之虞出於非常尚冀加護

公集載戊辰年醮謝青詞云伏以雲天溥

傳大庇羣生螻蟻庶幾上干洪造伏念某紹興辛亥歲
出守臨安府冥行妄發觸罪南遷仇怨滿前奇禍不測
投荒萬里未知稅駕老幼百口狼狽無歸僑寓馬迹一
島之上而村舍庖烟上薄煬突久燥欲焚天誘其裏夜
中驚爆應時救護得免燔藝弟婦胡氏猶子強宗三被
危疾救藥靡效賴天之佑得保餘息嬰兒壽老免乳之
夕母子貼危亦獲亡恙皆臣弟峴齊心啟許前後七筵
敢用昭告孀嫂劉氏頃緣幼女早逝願追福於後身侍

妾鍾氏又以老臣行年權止災於惡曜遠茲穀旦祇奉
靈科虔誦秘文熏修菲薦誕惟仙聖靡隔塵凡哀閔手
足急難之情保全駒犢孤危之命或伉儷之除若幽顯
之間蠲除回祿之灾消弭歲星之厄仰憑帝力式副弘
願俯輸危懇用伸報禮雖巍巍之天莫可管窺而區區
之誠庶幾芹獻洗心歸命稽首投誠誓畢餘生永依至
道如貧賤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祈
而水火盜賊癘疾之虞出於非常尚冀加護

區區本

志可見於此

與石提舉

久安田里

已見前注

浸忘事大之恭薦蒙遣騎貶賜誨飭慰

藉深厚

已見前注

啟讀三過踧踖殆不皇也具審履茲餘寒

台候萬福某屏遠卧病

前漢史五行志貌之不恭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注云若牛足

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病音阿言之不從時則有口舌之病視之不明時則有目病聽之不聰時則有耳病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時則有心腹之病莫償一見之願臨書惘然

與鎮守劉侍郎

字季高

仲脩

字仲脩楊尚書

詣大府

見與平江守王申道帖注中

欲寓一紙坐對彌

月忽忽就別遂復不果伏蒙損誨具審台候勝常京口

重鎮

水經云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凡長江有別名京江在南徐今潤州丹徒縣也建康實錄注云

按地志吳大帝初自吳遷朱方築京城南面四面各開一門即今潤州城也因京峴立名號為京鎮在建鄴之

北固門呼為京口或云漢時已有京口未詳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東渡江使諸衣三千鑿朱方京岷山東南隴因名丹徒今潤州見有徒貌浦即始皇時徙人過此浦因名焉自吳大帝築壘號鐵

甕

建康實錄吳太祖大皇帝姓孫氏諱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也建安十三年自吳遷於京口而鎮之六

朝

金陵六朝記曰吳四主大帝廢帝景帝後主起黃武終天紀五十九年東晉十一帝元帝明帝成帝康帝

穆帝哀帝廢帝簡文帝武帝安帝恭帝起大興終永熙一百四年宋八主武皇帝少帝文帝武帝廢帝明帝後廢帝順帝起永初終昇明六十年齊七主高祖武帝前廢帝後廢帝明帝東昏侯和帝起建元終中興二十四年梁四主高祖廢帝元帝敬帝起天監終太平五十六年陳五主武皇帝文帝廢帝宣帝後主起永定終禎明三十三年自前魏文帝黃初元年已前天下一統二年已後至晉武太康元年中間六十二年矣吳蜀與魏三分

天下魏興四十五年滅蜀晉興十七年滅吳天下一統得二十年已後至隋文開皇九年已前中間三百二十年禪者三十二國隋文開皇八年滅後梁九年滅陳三十年禪於唐云又高陽許嵩建康實錄序云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於陳末禎明三年而吳黃龍已前雖引漢歷二十餘年其實吳之首事及晉平吳太康之後三十餘年復涉西晉六年洎瑯琊東遷太興即位元年始為東晉首年東晉一十一帝一百二年而禪於宋宋八帝六十年而禪於齊齊七帝二十四年而禪於梁梁五帝五十六年而入於陳陳五帝三十三年止隋開皇元年陳建首號梁之末年梁稱元年齊之季年齊初即位宋之餘年則四家終始共用三年而吳四帝五十九年南朝六代四十帝三百三十一年通西晉并吳之年并吳首事之年終四百年云又曰吳大帝在武昌七年梁元帝都江陵三年其實數

南北之限

孫權黃武三年曹丕出廣陵臨大江兵十

餘萬臨江不敢渡久之嘆曰天固隔我吳魏東坡先生送小本赴法雲詩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尤荷

北固為重

京口記曰北固山回嶺入江懸水峻壁北望海口實為壯觀因曰北固九域志曰甘露寺

前對北固山後枕大今日兵火凋殘之後正當尊寵守

江唐李德裕所建也

牧付之便宜

前漢書蕭何傳曰輒以便宜施行又周亞夫傳曰守便宜不往又張釋之傳曰言便

宜事不從中制數年間勝兵可使足當一面

史記張良曰漢王之

特韓信可屬

若但令奉法循理不及度外

後漢公孫述傳云漢帝釋

關隴之憂注云隗囂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不為憂

季高求去之果固其所

也

茂老樞密坐上

胡樞密也

聞伯高少卿逝去驚呼失聲

唐杜工部

集贈衛八處士詩云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方欲奉記省又承仲高亦遇疾

不救手足至情

傳曰兄弟手足之愛後漢袁譚欲攻弟尚王修諫曰兄弟左右手譬之將闕斷

右手曰我勝乎

變故薦至何痛如之某杜門

見與建康清涼交老帖注

待盡

無由一詣以紓朋友之哀

禮記哭朋友於寢門外之右南面

所冀抑情

自廣勿戚戚於既往幸甚

與平江守王侍郎

名煥字顯道

某投老復還農圃謂不復見公矣越國家舍

公集載秦國夫人墓

誌云太華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又云葬夫人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規村越國夫人之次一望

車馬之塵

已見前注

實慰區區冬序早寒共惟台候萬福藩

翰小駐與議缺然

南華真經云堯讓天下於許由由言自視缺然疏云缺然不足也

日

竚詔追別行展慶

外臺羣胥軒輊州縣

詩六月篇云戎車既安如輊如軒注云輊輶也從後視之如輶從前

視之如軒然後調適也後漢馬援上疏云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為人軒與人惡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

守宰事之如部使者押綱使臣盜米十萬通為囊橐

白氏六帖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

莫敢誰何比公按治盡得其主名馳

一檄追之狼狽

百陽雜俎云臨濟郭西有狼塚近世有人曾獨行於野遇狼數十頭其人窘急

遂登草積上有兩狼乃入穴中負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振數莖草牽狼遂競拔之積特崩過獵者救之而免其

人乃相率掘此冢得狼百餘頭殺之疑老狼即狽也奔走漕舍一空每與客言無

不抵掌

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注曰談說之客也又史記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

掌談慶快也

傳聞姑蘓館

吳郡賦云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達而特建館以是取名云宏麗雄深為

三吳之冠如西樓齊雲之屬

吳郡圖經云白樂天於西樓命宴齊雲樓晚望皆有

篇什西樓蓋今之觀風樓也齊雲樓者蓋今之飛雲樓也又復告成矣吳門兵火更

二十年閱十數守凋殘如故至今始復舊觀

晉庾翼言王羲之書

云煥若神明頻還舊觀

萬口稱頌非區區之私也

某歸宿田里惟公存照如一也辭去彌年望燕寢

古之諸侯

有三寢曰路寢一曰燕寢唐韋蘓州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

於一水之間而區區

竿牘小禮

已見前注

又不足以抒下情第有馳心念德之意

忽枉教音發函拜貺愧汗洗然具審初暑台候萬福某

不以秋涼一詣府舍第恐公已著鞭矣

已見前注

異時見與湖守趙丞相府

前漢書杜周傳曰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注曰兩府

丞相御史府也

奉周旋風流醞藉

前漢書薛廣德傳曰為人溫雅有醞藉顏師古注曰醞言

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於問反藉才夜反又匡張孔馬贊曰其醞藉可也顏師古注曰謂如醞釀及薦藉

道其寬博重厚也

但知公為公子也

前漢書貨殖傳曰宛孔氏有游閑公子之名顏師古

注曰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

南渡之後數聞進

擢奉使興州入持從橐

見與周侍郎帖注中

遂以功名聞於天下

如吳門

建康實錄曰漢末興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開閭門見天子閭門即吳西郭門也夫差所

造公視之如雞肋耳何足以汙牛刀也

語楊貨篇子之武城聞弦歌之

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又曹操西征出斜谷望漢中劉備因險拒守操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脩使急嚴裝人問何以知之曰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其欲還也劉伶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物理論曰長缺刈薺牛刀割雞

某自除籍為民

前漢書魏其侯竇嬰不好黃老太后怒除嬰門籍不得入朝

日與漁

樵爭席

東坡與李端叔書曰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又王司空贈太傅制曰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

於麋鹿

而一時公卿猶以故侯見遇

前漢書蕭何傳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

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

故不敢輒詣城府

後漢書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

南未嘗入城府

屬者

見與平江守王申道帖注中

資殿坐中

鄭大資

蒙公敦

尚一日之雅

見與楊州榮守帖注

不容避席雖盛德有光

易上繫曰德言

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下繫曰謙尊而光

而衰老殆踖踖

見與常州莊有司帖

注中不遑矣更蒙燕勞送將之厚尤非所敢望者愧謝莫

知所言也

比詣大府

見與平江守王申道帖注中

連夕蒙館置燕勞甚寵

前漢書杜

陵王仲翁出入蒼頭廬兒傳呼甚寵

而名蹟偉然一洗耳目之陋駭嘆而

已辭去兩月不敢以竿牘常禮

莊子曰小夫之智不離乎苞苴竿牘蔽精神於

淺塞致於下執事

前漢書晁錯傳曰無枉執事

即日秋暑共惟台候勝

常公名聲籍甚

前漢陸賈傳曰名聲籍甚孟康注曰言狼籍甚盛

中外一詞非

吳門一藩所能留也日佇徵拜

某官游半天下

前漢司馬相如傳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東坡先生呂惠卿制云黨與交攻

幾半如姑蘇二館北園一亭承平時亦未嘗見高囊巨

棟義訓曰屋棟謂之亮注曰今謂之傳亦謂之標又謂之榜釋名曰屋脊曰亮亮家也在上蒙覆屋也吐

嗟而辨

東坡先生豆粥詩云萍齏豆粥不傳法吐嗟而辨石季倫規模宏大前漢高帝紀曰

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韋昭注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之矣可支十世東坡

先生寶月大師塔銘云凡欲為事趨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者凡一百七十二間其堅緻可支十世吳

門經亂十六七年閱十二政比公領州而官寺

前漢元帝紀曰

數壞官寺及民室屋顏師古注曰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

府庫公堂客館始復舊觀

晉王羲之嘗以章草答庾亮庾亮深嘆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過江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

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頃還舊觀

而壯麗又過昔所有者

前漢蕭何曰天下方未定因以

就官室非令壯麗無以示威

浙西諸郡守將所更何嘗數十百人

前漢

項籍傳曰擊殺數十百人顏師古注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又灌夫傳曰食客口數十百人顏師古注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而殘敗如故然後知功名之士千萬人不

一遇也

比聞姑蘇臺西樓

吳地紀曰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

里春夏遊焉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遂見焚太史公云余登姑蘇望五湖五湖去臺二十餘里九域志曰姑蘇臺闔閭起又吳都賦曰作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今平江姑蘇館即城為臺極壯麗以待使客之經過吳郡圖經云白樂天於西樓命宴齊雲樓晚望皆有篇什西樓蓋今觀風樓也齊雲樓者蓋今之飛雲樓也

巋然下臨城中

文選王延壽靈光殿賦序曰自西京末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

存注曰巋然高大堅固貌也

與吾公兩爭雄矣

前漢酈食其傳兩雄不俱立 諭以

齊雲畫像

齊雲樓今在平江子城北墉之上樓下有歷政太守畫像存焉蓋古飛雲閣也

追復

舊觀

已見第四帖注

欲令衰容廁諸公間聞命愧慄某以罪戾

擯棄不蓄憤十五年

東坡先生贈李季常詩曰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蓄憤閉門弄漆丁哇

笑雜

豈應強聒貽續貂之誚

晉書趙王倫傳倫既篡位雖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

泣

每朝會貂蟬盈生時人為之語貂不足狗尾續說文貂鼠屬似鼠而大廣黑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當

飾首前搖貂尾秦滅趙以其君冠理宜丐免又承飭所

賜近臣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

遣騎不令空回進退不知所裁也某嘗讀國史錢惟演

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黜萊公為逆準不書時有蔡齊

仁宗朝故相冠準自雷州司戶參軍徙衡州司馬命下卒上對輔臣稱準以忠賊死許歸葬河

南府贈中書令萊國公又哀準無子復具瘞屯田員外郎張子皋為直史館使齋詔就其家祭酹之又下詔賜

準謚忠愍謚法曰危身奉上曰忠佐國遭憂曰愍錢惟
演素忌準又附丁謂準之逐也惟演作樞密院直學士
題名記輒去準名氏云逆準不書樞密使蔡齊言於上
曰寇準社稷之臣忠正義勇聞於天下豈可以為姦黨
所誣哉上命刊去如某無狀先生文集載知平江府謝表一首又載龍圖閣直學
士再知平江府謝一首凡兩臨是州故有畫像存焉公乃肯收之耶

二三親客自吳門還適見大宮室落成

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臺與諸

侯落之杜預注曰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傳曰宮室云畢落以成斯干之詩

又得與遊人縱觀

其上

前漢高帝紀曰縱觀秦皇帝顏師古注云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觀古喚反

奇聞壯

觀

魏吳質答陳思王曹植書曰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所庶幾也

恍然如遊華胥

列子曰黃

帝喜天下之戴己也養正命娛耳目乃喟然歎曰養一已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華胥氏國不知距國幾千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如履實寢虛如處床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又一十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之化人之國列子周穆王時西胡國有化人來王國矣化人之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天既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霄之上實為清都紫微也於夢寐之間也中秋對月

使君

見與湖守趙中大帖注中

領客必在姑蘇臺西樓之上想見一

時冠蓋之盛

襄陽耆舊傳曰襄陽有冠蓋里又任彥叔詠令詩行春反冠蓋冠蓋溫川底

千

載同風當與龍山峴首

晉書孟嘉為桓溫參軍既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

山參僚畢集風吹嘉帽落不覺如廁孫盛時在坐溫授
紙筆命嘲之著嘉坐處嘉歸見之笑而請紙即不容思
文辭超卓四坐嘆之九域志太平州古跡有龍山晉大
司馬桓溫嘗於九月九日登此山孟嘉為風吹落帽即
此山也唐棲閑子吳從政襄沔記曰峴山高五百步周
回四百一十步東臨漢水又南雍州記曰峴山名阿頭
山上有驛道漢武秩祭漢水山上有壇壇西有羊祜碑
祜字叔子平生遊憩之地建碑立廟歲時祭享焉望其
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墮淚碑又曰杜預好為後
世名刻石為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共
為不朽矣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
問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豹聞之太上
有立德次有立功其次有立
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風俗之壞士大夫視官府如傳舍

前漢書宣帝詔曰飾
厨傳注曰傳傳舍

遇吏民如塗人

荀子曰塗之人可為禹

坐席未煖

淮南子務修訓曰孔子無黔突

墨子無煖席

已屈指計去矣自公臨州屬有三年之淹

孟子曰孔

子先薄正祭罷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

終三年淹也

功烈偉然間見層出若有鬼神

韓文公集貞曜孟先生墓志云

神施鬼設間見層出

雖一時忌前好勝者亦歛衽

前漢張良傳曰楚必歛衽而朝

顏師古注曰衽衣襟也

嘆息以為不可及他日進拜廟堂

晉傅咸弔秦始

皇賦曰屯虜康於廟堂

扶顛持危

語季氏篇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垂名

竹帛為如

闕

興第一非公其誰

不望榮戟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榮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

吹導引歸家荊州先賢傳羅獻以太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給大車增鼓吹榮戟

載彌寒暑雖

在僻陋而公起居狀固自聞之高情大度不以書問數

疏相求於未度荐勤教寵存省陳人

莊子寓言篇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

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郭氏註曰陳久之人耳

可謂欣榮即日履茲涼秋台

候萬福某夏秋被病已止作纏繞一時

東坡先生答李琮書曰若更反

覆尋繹便纏繞人笑又與膝達道

比方小間

東坡先生與鄭伯固

帖曰清輝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間即作也而眠食猶未復扶僊上狀

內簡尺牘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內簡尺牘卷五

宋 孫覲 撰

李祖堯 註

與平江王守

字申道

比詣大府

前漢杜周傳曰郡吏大府舉之廷尉
顏師古注曰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

一望儀

刑喜過始願馮軾之寵

前漢鄴食具傳曰馮軾下齊七十餘城
顏師古注曰馮據也軾

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馮軾者言
但安坐乘車而遊說不用兵也

大亨之饗

易鼎卦彖
曰聖人亨

以饗上帝大皆非某當得者念欲告行恐勤出餞遂約
亨以養聖賢

壽朋

莫內翰也

以按兵日分路而旋會公移告

前漢高帝紀高祖常告之

日李斐注曰休謁之名吉日告山曰寧孟康注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顏師古注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

不辭而去又抵疎慢之咎窮秋薄寒伏惟台候萬福某

去家時稻未秀今已登場

東坡先生五禽言麥飯熟即快活詩曰今年麥上場柯山

先生翰墨行云場頭雨乾

麥未種今已覆塊

東坡先生集徐君猷

場地白老稚喧呼打新麥

攜酒見過坐上作浣溪沙

更復宿留

前漢郊祀志曰宿留海上顏師古注

詞云覆塊青青麥未蘇曰謂有所須待也宿音先就反留音力就反又李尋傳曰棄須吏之間宿留瞽言

則柳生肘矣

一笑

莊子曰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俄而柳生其左肘

某去郡二十年城郭人民皆非矣

藝文類苑載續搜神記曰遼東城門有華

表柱忽有一白鶴集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累累遂上冲天又列仙傳曰蘇耽去後忽有白鶴數十隻夜集郡東門樓上一隻以爪攫板作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當復歸咸謂是耶屬者

屬者

前漢李尋傳曰屬者頗有變改顏師古注曰謂近時也屬之欲反

陪後騎聽鼓角之雄觀輪奐之華

見與錢朝議帖注中

一快新矚

而使君

前漢王訢傳曰使君顯殺生之柄
顏師古注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

雍容尊俎譚

笑多聞又為一時風流

晉書樂廣與王衍宅心事外見
重於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為首

又庾亮傳陶侃稱歎云非
唯風流魚有為政之實

之冠不圖哀莫獲此勝特區

區前漢禮樂志曰河間區區小國藩臣
曰小貌也又楚元王傳曰豈為區區之禮哉

慶幸

何可勝陳

與湖守趙中大

辱兩帖喜聞起居狀寒溫不接又復浹辰歲晏霜嚴台

候勝否某亡女葬送種種關心大類刻舟矣

呂氏春秋
楚人有涉

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遂刺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剝刻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履端不獲展賀即慶新拜不宣不亦惑乎

吳興

九域志湖州古吳興郡城也

山水之國

東坡先生將之湖州戲贈孫莘老詩云餘杭自

是山水窟側聞吳興更清絕東坡先生妙墨亭記曰吳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向來馬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詠投壺飲酒為事

牧守坐則閉閤出則領客於風樓月榭

爾雅曰狹而脩曲曰樓說文曰

樓重屋也玉篇臺有木曰榭前漢五行志曰飾臺榭顏師古注曰臺有室曰榭

之上日飲無何

莊子逍遙篇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又應帝王篇曰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

無何有之鄉以

以至終更自紹興以還遂屬保釐之託

書畢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孔安國注曰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

寓公寄客迎餞紛然酸鹹異嗜

唐韓愈集酬盧四兄雲夫院長秋望作云雲夫

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酸鹹殊又東坡與元長老詩云莫言欲學柳下惠嗜好酸鹹不相入又送參寥師詩

酸雜衆好中

朝慍暮喜

莊子齊物論篇曰狙公賦栗曰有至味永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

有至味永

朝四而暮三衆狙皆說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日虞悔咎豈復異時

前漢食貨

志異時算商車顏師古註曰異時言往時也

詩酒臨賦

晉陶潛歸去來詞云臨清流而賦詩之

適比公領州餘力恢然

莊子養生主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

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

士民按堵

前漢高帝入關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注曰按者按次第堵牆堵猶言不遷動也

嘆譽一詞固知名下無虛士也

國史纂異云閻立本家世善畫至荊州視張僧

繇舊迹曰定虛得名爾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世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彌時不聞安否即日大暑伏惟台候勝常湖常接境去

諸商以絲纊

書禹貢曰厥篚織纊孔安國注曰纊細綿

博換米麥者相屬於

道使君

前漢王詡傳曰使君專殺生之柄顏師古注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

謚頌雜然

東坡

先生與廖明略帖云

如出一口此公德政碑也

唐楊瑒在官清

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無
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

白蘋洲渚蒲蓮如海

東坡詩蒲蓮浩如海

彌望

前漢元浩傳曰閭道連屬彌望顏師

古注曰彌竟也
言望之極目

渺然

前漢王褒傳曰渺然絕俗
顏師古注曰高遠之意也

以目力

之盡為界

前漢校獵賦曰東轍目盡

使君領客出遨如碧落仙翁

道經

云碧落空歌
大浮黎土

之在芙蓉城也

東坡先生芙蓉城詩序云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

猛與遊笑蓉城元豐三年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又和蔡景

繁石室詩云芙蓉仙人舊遊處

何由追躡後塵

莊子田子方篇云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

以快一睹

唐韓愈外集與李勣書曰伏承

步起亦起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體若乎其後矣

天恩詔河南教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睹之為快

與常州吳守

字介之

某投畀天涯

詩卷伯篇取彼諧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箋曰付與

吳天制其罪也

跂踵門牆但有執鞭之慕

語述而篇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

亦為之史記太史公曰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而哀暮日就灰槁

莊子

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視乎前曰何拘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

如死灰乎東坡先生與雷守張朝請帖云久迷空谷日就灰槁謂不復償此願矣屬聞

弭節鄉州

前漢李廣傳曰弭節白檀李奇注曰弭節少安之貌顏師古注曰弭音忘俾反又司馬相

如傳曰弭節徘徊

遂分餘庇於棠陰之下

詩甘棠篇甘棠美召伯也箋曰召伯舍於

甘棠之下而聽斷焉

不圖晚遇過顧之始可謂欣榮即日溽暑

月記

令土潤溽暑

共惟台候萬福某雖未即趨拜而二天所臨

後漢

蘇章傳章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縣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聲光恍如接矣

韓愈集答侯繼書云雖足下之思我無所

窺尋其聲光

晉陵

屬常州望邑也

自大盜焚剽之後如上供軍興

晉書石鑒奏杜預為

校尉稽乏軍興
檻車徵以俟贖

與寓公過客廩稍之費

周禮太宰凡朝覲會同賓客以

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

初不乏比年

前漢宣帝紀曰比年豐顏

師古注曰比頻也

水旱遂費料理春來驕亢益甚境內魚鱉之

聚亦已揚塵

葛洪神仙傳王方平過蔡經因遣人與麻姑相聞麻姑始至自言接待已來東海三為

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比

得一雨少紓目前而邦人延頸

前漢張良傳曰天下莫不延頸

猶望隨

車而來也

謝承後漢書曰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祝

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驢不往二縣獨不雨父老千請嵩西路到二縣入界即雨事載藝文類聚

郡學舊有季子廟貌

吳記吳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

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按史記太史公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乃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開覽博物君子也注皇覽冢墓紀延陵季子冢在毘陵縣暨陽鄉至今更

廢於兵火二十年矣父老追歎宋興以來吳

氏臨州方自公始祠屋起廢

前漢司馬遷傳曰補弊起廢又東坡先生四望亭詩

曰敢請使君重起廢落霞孤鶩換新名

當有日矣昔韓文公記三衢偃王

廟實州刺史徐達夫所營

韓文公集衢州徐偃王廟碑曰衢州故會稽大縣也民多

姓徐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開元初徐姓一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

元和九年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令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乃命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乃請辭鏡之于石云此故事也

與常守莊右司

墨榜同升

賈魏公談錄云賈公常問放貢人榜右語及貢院字用墨氈書何也對曰聞李紆侍郎將

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榜未及填名語貢院字吏得疾禮部令史王昶亦善書召令終其事值昶醉染筆不能加墨迫明方覺字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法之遂成故事又語曰與文子同升諸公更四十年

公領鄉州始獲奉周旋

春秋左氏傳曰奉以周旋弗敢失墜

而存省

前漢東方

朔傳曰未得省見顏師古注曰不被省納也

流落

前漢書霍去病傳曰諸宿將常流落不偶顏師古注

曰流謂遲流落謂墜落

最厚方此欣賴遽復解去祇惘然自失也

即日大暑台候何如相望只阻一水而不果趨拜尚得

以尺書

見二卷楊樞密帖注

啓問寒溫

比自湖汴展墓歸

按九域志常州宜興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湖汴張緒二鎮隸焉

舟

過沙子五百里望見一大艦

廣雅曰艦大船也

南來而河流如

帶

前漢書表曰河流如帶應劭注曰帶衣帶也

不敢爭道

杜甫集清明詩爭道朱蹄驕喘膝又

如洞庭詩洪波忽爭道

暫艤河壩

前漢書食貨志云用其官壩地顏師古注曰壩餘也音而緣反

須其過既至迺使君

見與湖守趙中大帖注

所乘舟也野次

唐史

明曰李光弼長於
憑城今出野次

既不可通謁

前漢書翟義傳曰內謁徑入顏師古注曰內謁

猶今之通名也

便欲尋索紙札

前鄭祀志曰有札書顏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

具一

書比及緘題度已過沙子不可追路矣第

前漢書陳勝傳曰藉第令

無斬服度曰第使也應劭曰第次也蘇林曰第且也顏師古注曰漢書諸言第者甚衆第但也

蒙德已

厚殊非意料所及者迨今惋悵

側聞先驅

前漢書周亞夫傳曰天子先驅不得入顏師古注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侯隊也又

司馬相如傳曰縣令負弩先驅又霍

已次封內

前漢書刑法志

光傳曰河東太守鄒迎負弩矢先驅

秋陽方熾

孟子曰秋陽以暴之又東坡先生集載秋陽賦其序

云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固然如秋陽之清是也

伏惟台候萬福邦君據鞍

州人皆快一睹

見一卷信安郡王帖注

如衰老筋力尚堪爭先

禮記

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又韓文公書爭先睹之為快

而不敢以野服

注見信安郡王帖中

造

賓客下塵諒蒙啓恕

衰老廢學日與田夫野老

杜甫集謾興絕句云野老攜低還是家

談鄙事

耳旌榮在道

前漢書子虛賦曰旌蜺旌張揖注曰折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又韓延壽傳曰

建幢榮類師古注曰榮有衣之戰也其衣以赤黑縵為之

固欲占詞為禮

前漢書陳遵召善書

史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悉凡口占數百封親疎各如其意又蜀志王平占投作書皆有怠

不

惟文思衰落而擯棄餘生復有強聒之嫌遂以咨目謝

不敏猶未聞徹猥蒙高義

莊子曰陳義甚高又杜甫詩云高義薄雲天

收錄

陳人

莊子寓言篇曰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郭象注曰陳久之人耳

雄

文寵賁

開元天寶遺事明皇稱張九齡為文陣律師

拜貺莫喻欣榮

自經擯斥潛深伏奧

韓愈集答侯繼書云自念方將速去潛深伏奧與時世不相聞

不

與世相聞矣獨有事鄉大夫桑梓之恭

注見六卷常守錢舍人帖

又

常出於衆人之後比次城闔

前漢書校獵賦曰攬槍為闔孟康注曰闔闔戰自障

蔽如城門外女垣也

不敢告闔者只俟姻戚借遣肩輿

杜甫集遣興呈蘇渙

詩曰市北肩與每聯使

便趨鈴下

晉史羊祜在襄陽常輕裘緩帶旬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

數人已為左右所先

前漢書子虛賦曰以娛左右顏師古注曰謙不斥言使者故指斥其左右

也 跼蹐起迎

語鄉黨篇君在跼蹐如也又曰復其位跼蹐如也

如芒刺之在背

也

前漢書霍光驃乘宣帝若芒刺在背

辭奉尚新伏惟台候萬福某適有

行役

詩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尚稽踵門

孟子曰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

臨

書倦倦

前漢書劉向傳曰倦倦之義顏師古注曰倦倦忠誼之意也倦讀與拳同禮記曰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弗失之矣司馬遷傳曰拳拳之忠

一再接待侍側

前漢書司馬相如傳臨卭令奏琴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

聆名論大慰

區區

見前注

而燕勞送將之厚此當世顯者所宜得於左

右

見前注

乃獨加於流落踐踏之餘

宋明帝詔答王景文其畧曰有心於避禍

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推於斧斤一寸之草亦卒於踐踏云

風誼凜然三復感嘆

語先進篇云南容三復白圭

與常守陳檢詳

字應之

自公下車四境晏然

前漢書表海內晏如顏師古注曰晏如安然也

不聞疾呼

急步

一帖作疾步急呼

真古良二千石也

前漢書宣帝紀曰昔黃霸以治行尤異秩

中二千石顏師古注曰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一千一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

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
故曰中二千石者言滿也

鄉參

張參政全
真常州人

以靜治名

公堂

先生文集載靜治堂記曰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祖定天下相悼忠王治齊七十城含蓋公

問焉而得所以治齊者後九年代蕭何為相又以所治齊者治天下畫一之歌至於今誦之方參起沛中小吏仗一劍征伐四方定諸侯為一時功臣之最其相齊也是宜舉賢尚功變法定令以鑄磨鍛鍊其民如素所治軍者參始幡然因齊人厭亂之心絀諸老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靜之說一切反其故順民之欲與之休息而無作焉齊以大治蓋治軍如御猛獸也擾龍伐蛟絡馬牽牛要使不能為暴而虎豹噬人則殺之養民如牧羊也去其敗羣者耳若堯牽而舜驅之則羊之死者過半矣參為將相一弛一張文武異用達乎居重馭輕之權而不膠於所蔽故大儒之效炳然為漢開基之冠而高后患帝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參之功為多也今夫

接於人而推徙無常者天下有無窮之事循於道而泛
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之理揆天下之事而以一理貫
之則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儲精燮燮之中可
以逆釐三辰譚笑樽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而世之若
子好奇喜事不安於其所始為獨言異行以駭天下簡
髮數米問羊知馬先事候情機張捷閑設為鉤距以示
神明民之視其上赫然如雷霆鬼神莫測也求其大治
必至於大亂常古毘陵郡也並楚之衝濱吳之要為東
南舟車走集之地素號樂土自建炎被兵之後伏尸流
血者十五年屬者痛心悔禍屈已消兵南北解仇江皋
徹警及是創夷呻吟疲瘵之餘始一惴然而檢詳陳公
遠臨是邦乃直守居之北牖闢而為堂名之曰靜治取
蓋公所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者所以宣布上之仁
禁暴戢兵與民息肩之意公為吏守家法遇吏民有愛
利未嘗輒笞辱邦人安樂之無失職之嘆今猶未盡知
也去後乃見思耳余觀西漢文景武宣之世最稱得士

而班固傳循吏不過六七人渤海盜起宣帝詔龔遂為太守而問以屏盜之方遂曰欲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耳夫治盜賊猶欲安之況吾赤子安用杜後患文彈治之乎今公以寬厚清靜為一州之率民不見吏吹大生釐其得公循吏之遺乃書而刻之堂中以俟後之君子庶幾相循如古之召杜為民父母云公諱正同字應之故靖國固非私言矣盛德之後名臣諫議大夫了翁之子也

典刑具存

詩大雅篇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尤極欽慕日貯新拜慰善

類之望

某輒薦區區

注見前帖

亦執事之所欲聞也

前漢書晁錯傳曰無枉執事

早勢如此雖沙子

先生文集載荆溪行記云登舟入荆溪泊塘口夜宿沙子渚

大浸

注見第一卷

如一帶耳

隋文帝謂高頴曰我為百姓父
母豈可阻於衣帶之水不拯蒼

張右丞帖注

生塗炭乃命大作戰
船見許高建康實錄

比還村舍見瀕河之民

前漢書成
帝紀曰行

舉瀕河之郡顏師古注曰瀕水涯
也瀕河言傍河也瀕音頻又音濱

以錢酒賂巡河吏卒

乞斗碩之水

莊子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
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

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
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夜半車聲如雷勢不可禁

而不得錢者毀車具遭鞭撻又可閔者

東坡先生集載
無錫道中賦水

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聲聲確確脫骨蛇分畦翠浪
走雷陣刺水綠鍼抽稻芽洞庭五月欲飛沙
如打衙天公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
推雷車讀是亦可以彷彿其制也

父老言武進有隔

湖

九域志常州昆陵郡領縣五望武進一十五鄉奔牛青城萬歲三鎮晉陵武進治所也吳郡圖經云隔湖

五湖之一也

而晉陵

九域志常州昆陵郡領縣五望晉陵二十鄉橫村一鎮

有太湖

周禮

揚州其浸五湖注曰太湖方五百里故曰五湖

若引而注之漕渠并灌兩岸之

田州縣出片紙可辨也隔湖在塘口去西門二十里晉

陵自薛堰湖口出南戚野無錫自直湖港出絡社皆商

旅舟楫走集之地如薛堰則征稅所在比見田家鑿井

救旱廣深數丈四野殆徧而沙土崩摧中傷腰足足比比

前漢書哀帝紀曰郡國比比地動顏師古注曰凡凡猶言頻頻也

皆是今集衆力開撩

泥淤不過數尺可代鑿井

莊子曰鑿井而飲

十倍之勞亦無賂

吏沽水之費

杜工部詩雲安沽水奴僕悲

想見欣然奔走聽命更莫

財處

前漢書鼎錯傳唯陛下財擇顏師古注曰財與裁同又曰唯陛下財察

使臨枉教具

審殘暑台候勝常伏承已解印組

前漢表曰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

青綬又楊僕曰銀黃垂三組

邦人繫戀固不待占他日宦成名立擁

節

梁元帝遷荊州輸江州節表曰臣自擁旄鶴塞執茲龍節又東坡先生賀蔣發運啓云擁節東南上寄一

方之休戚重臨某雖老矣當驅兒童以竹馬迎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

伋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

告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俛謂從事計日
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俛念負諸兒即止野須
期乃往

與常守秦直閣

字楚材

即日初暑其惟台候萬福自聞開藩與州人同有二天

之喜

注見五卷常
州吳守帖中

而不敢恃宿昔

廣韻曰一
昔之期

輒以幅巾

東坡先生過李野夫公擇故居
詩曰遙想他年歸解組中一幅

參衣冠之集方俟請間

前漢書文帝紀曰願請間願師古注曰問容也猶今言
中間也請容暇之須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又袁盎
傳曰願請間願師古注曰
欲因間隙私有所白也

已聞移牧之命區區

注見七
卷與湖

守趙中
大帖

欲攬使君之鬚不及也

晉桓伊字叔夏時上嗜酒司馬導子專政昏亂

謝安女壻王國寶諂媚於導子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國寶譏諛稍行於王相之間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時召伊飲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即為一弄乃故笛曰臣於箏外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笙歌并請一笛吹人帝善其調遠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三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巾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見建康實錄

不宣

解印之初冠蓋雲集

前漢書蒯通傳曰天下之事雲合霧會

士民懷戀載

銓唐開元天寶遺事曰姚崇牧荊州受代日闔境民號泣擁馬首截銓留鞭以為道愛新牧奏之朝廷加獎

卧轍後漢書侯霸傳曰霸字君房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卧轅不許去想見祖席之

盛緇素記曰周禮大馭掌馭玉輅以祀及犯輅注云輅祀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栢為神主祭之以車

輅輅而去詩云取羝以輅行道之禮蓋封土為輅壇也

漢疏廣傳曰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

外注云祖道餞行也供居其反張行亮反劉屈氂傳云

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又景十三王傳會榮行祖於江

陵北門注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

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

哭於道政後人以為行神也又後漢荀彧傳云彧死帝

燕樂也應劭風俗通曰按禮傳云其工氏之子日脩好

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逮靡不窮賞故祀以為祖神漢

以午日祖又按字說祖從示從且後所神事方來有繼
行神謂之祖者祭於行始方來有繼之意余按左氏傳
云五行之官謂是五官實列授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
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犁為祝融勾龍為
后土蓋祭必有神以主之故祭祖必用一神以為始祖
也所謂方來有繼者特善其意義如此耳然梁寵傳注
云昔共工之子好遠遊歲終死為祖神荀或傳注云共
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故祀以為祖神而顏氏又云昔
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而哀老又不得容
後人以為行神三家之論不同若此

一跡於其間暑候漸近尚冀調護

前漢書張湯傳曰貧
昆弟調護之尤厚顏

師古注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
護謂保佑也張良傳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顏師古曰
調謂和平也護謂保

安
之自厚

與常守王司諫

字子雲

公在諫垣叔詣兄婁言左右

婁音屢

存省流落之意

注見本卷

莊右司帖

而不敢以姓名徹門下

前漢書司馬相如傳曰臨叩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

驪交比聆去國欲寓一紙而竄跡窮陋莫或致之頑鈍廢

禮不為亡負也

東坡先生答李端叔書曰子由先至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

此

涼秋緬想體力益勝某築室

詩斯干篇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久未成而

陰陽家

史記太史公六家指要曰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
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
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
順則無以為天下之紀綱故曰四時之順不可逆也

以度歲不可遷矣方悉力從事於此

論語曰好從事而亟失時

而水

涸膠舟

莊子逍遙游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

種種不集比又

從人輟買杉椽二百枚由城府至田間一牒乞判執他

日蓋茅一把

傳燈錄曰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問洞山良价禪師曰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閭黎地

後有一把茅蓋頭忽有人問閭黎如何對曰道膺罪過

皆公之賜也

東坡先生與徐得之帖云

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

辱手教具審涼秋台候勝常傳聞召歸之命方俟出郊

具一小舟償一見之願

唐李翰林集上韓朝宗書曰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

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

省書乃不及此當是筆端之蠅

崔鴻十六國春秋

秋曰前秦苻堅為赦與王猛苻融密議為赦文有二大蒼蠅入牖間集筆端去而復來俄長安市相告云有赦有司以聞赦內外推之咸言有二小人墨衣大呼云官今大赦堅嘆曰其向蒼蠅乎今晉載記亦載此事而文小異云有一小兒青衣於市呼之須臾不見又異苑曰晉明帝嘗欲肆青乃屏內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穿帳而入萃於筆端有頃皆出帝竊異焉以先聲馳令人尋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畢徧

告否邪

漢書韓信傳廣武君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

使臨領誨飭具審秋暑台侯萬福苦熱彌旬

柳公權詩人皆苦炎

熱引領

孟子皆引領而望之矣

素秋

爾雅秋為白藏梁元帝纂要曰秋收成亦曰三秋素秋是

也以日為歲

東坡先生與程全及帖云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為歲也

一雨

遂脩然

莊子庚桑楚篇曰能脩然乎能洞然乎脩音蕭又音育

此邦君與民共者

耶

楚宋玉風賦曰楚襄王遊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

庶民共

者耶

彌月不遣狀新涼台侯何如一雨沛然苗稿復興

孟梁惠上

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天沛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

公私之慶聞公已治

倉廩

前漢書文帝紀曰發倉廩應劭注曰水漕倉曰廩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廩

行見肩足

所任四面而至矣

逾月不具記雨後乍涼台候何如時事反覆懸知如此

方州人洵洵

前漢史高帝紀曰天下洵洵顏師古注曰洵洵宣擾之意古字不從水假借洵字用

之不為之驚大暑度非長驅之時

韓文公集元和聖德詩曰長驅洋洋無有

語故不敢拜問秋防

唐杜工部集西山詩曰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

有所聞

望警誨也暑雨沛然不惟一洗炎溽而秋稼如茨

詩甫田篇

云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一飽已可占矣

某頓首再拜投老百罹

毛詩兔爰篇云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注云罹

憂也東坡先生答廖明略書云俯仰十年更此百罹

不知旌旗所止去違二紀區

區跂望徒有此心即日履茲春寒伏惟台候萬福某歸

田五年

注見二卷與楊樞密帖中

故人臨州不敢獨見必諒此心

跼藏農圃未嘗一拜鈴下

注見六卷與吉守王舍人帖

而公達觀一

視

前漢史丹誼鵬賦云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又韓文公集原人云聖人一視而同仁

問遺之勤不間荒遠婁拜重餉

婁音屢字谷永傳婁省無怠

愧感之

深

暄冷未定共惟台候萬福自公領州兩見春序所以存

錄故交慰藉

後漢史隗囂傳曰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

厚注云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

流落皆非所敢望於左右者獨以

多懼多畏未獲一拜鈴下

注見六卷與吉守王舍人帖

日俟召歸具

小舟郊見少叙區區感藏之意

比枉重問已嘗報謝即日台候復何如寒食佳節大雷

雨暴發紅紫紛然

唐韓文公集虢州池序詩云丁寧紅與紫蓋指花而言也

一掃而

盡殊可惜也寒暄未調所冀尊生自厚牙兵傳檄適以

體中小不佳頭目眩然舉體汗下意是久雨中寒濕之
故盛禮臨貺輒口占授兒輩占謝他日別當具記

後漢
史陳

逵為河南太守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書謝
京師故人逵悉几口占數百封親疎各如意



內簡尺牘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內簡尺牘卷

六
八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鈐

校對官主簿_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_臣王寶唐

欽定四庫全書

內簡尺牘卷六

宋 孫覲 撰

李祖堯 註

與常守錢舍人

自公繇西省

唐志武德元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內史令曰中書令龍朔元年改中書省曰西臺

中書令進領北扉

唐志唐制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名以草

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貴名暴白雖在窮陋固已懷堅高

之慕

語子罕篇鑽之彌堅仰之彌高

屬者臨州適在桑梓

詩小弁篇惟桑與梓必恭

敬止

區區欣賴過所望焉即日歲晏沍寒伏惟台候萬福

謹上狀不宣

某昨夢已空非復故我猶有見賢之願在

語里仁篇見賢思齊焉

盛德雅望宿昔所慕而開府之初簪紳全集不敢以野服進盡在衆人之後也

使君下車適此歲換百蟄皆奮

記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蟄蟲咸

動萬彙向榮阜蓋班春

後漢志列侯熊軾阜蓋

當自茲始某退耕

一廛

孟子願受一廛而為氓又周禮一夫田一廛注云百畝曰廛

今老矣猶是部中

受賜一人之數也幸甚

與常守虞龍圖

李澤

二天之下

後漢書蘇章傳曰章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奸賊及請太守

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

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使君起居狀固自剽

聞而不數啓問頑鈍廢禮不為亡負也伏奉手誨具審

即日春和台候勝常側聆名見膝席對休

書曰對揚王休前漢史賈

誼傳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神體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

鋒車趣還可拱而俟矣

晉史

追鋒車日行五百里

授畀于此

詩巷伯篇授畀有北有北不受

遂削迹於門下豈應重勤省

錄煩費公帑伏枉厚餉禮意兼重適以上冢少留山中不即占謝區區愧荷之深

彌時上狀區區瞻邈莫抒下情溽暑不審台候何如

麥廣雅曰大麥麴也小麥來也登而雨白水青秧彌望

說文曰麴周頌所謂來麴也

一州豐年之祥也某臨安之後本為妻母作湯餅偶舍
弟追送女甥赴泰興姻期田間無壯子弟守舍遂過期
而止當俟涼秋一行也

即日秋高共惟台候萬福某比過餘杭婦家至荆溪又
少留還次村舍聞公受代矣衰老寓一廬

見卷首
注中恩顧

獨厚豈減卧轍之氓也

後漢書侯霸傳霸字君房為臨
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卧轍不

許
去

投老欲營一巢近買松杉百餘枚江上以待農隙一牒

乞判執欲藉餘庇旬月致之尚可及茂老樞密

胡松年字茂老

中子讀書過目輒成誦賦詩立就出語驚人真公宅相

也晉史魏舒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

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唐杜甫集有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云愛爾尚書重之官宅相賢又唐杜

甫詩云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即日秋晴伏惟台候萬福側聆造朝已戒徒御

詩車攻篇蕭蕭

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竟不獲一拜下風

南華真經在宥篇云黃帝聞廣成子

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

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少展維桑之歌注見

卷首錢高情凜然未加督過遠厓誨問衰病增光忽忽

占叙豈盡感悚自公領此州教條寬簡闔境晏然無疾

呼忽步之警及此代歸邦人度不可借留後漢史寇恂傳建武二年

拜潁川太守三年即拜為汝南太守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

借寇君一年注云恂前為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徒有截鐙之戀開元天寶遺事姚崇牧荆

州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截鐙况此衰老感悵尚留鞭以為遺愛新牧奏之朝廷嘉獎

何言

即日履茲冬序共惟台候萬福伏承已解印章不果一

陪賀客之後賢者久留凋郡乍釋重負鳬鷺之行注見同卷

曾郎掃迹唐杜甫集游龍門寺詩云山林迹如掃亦自脩然即聽除書還

禁近慰此僉屬

與常守直閣湯舍人

某衰病日侵憤憤然晉史志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闕占云闕梁當分野來江東無

他故江道亦不艱難為石季龍頻年再闕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周庾信詩云憤憤天公曉精神殊乏

少非故我也如公名德世論所屬亦復剽聞而寒溫之

問未嘗一至顯貴之門及是方得占叙萬一

分違十六七年俛仰如昨比聆旌騎已次里門

前漢書萬石君

傳石慶醉歸里門不下車

即日秋高共惟台候萬福某除籍為民不

當以姓名聞於下執事屬有一日之雅敢布區區不宣

使君開藩一時措紳士大夫寓公寄客遠者迎於境上近

者亦至鈴下

見同卷王舍人帖注

所以致桑梓之恭

注見卷首錢舍人帖獨

某廢錮之餘不敢以野服見高明所矧必無譴過幸甚

與台守曾郎中

名惇字宏父

南北相望聲問缺然德升遣介

李尚書字德升

草草寓一書審

已省察奉函教喜聆即日春和台候勝常公把一麾

見李

尚書帖注為千里師帥而發興在玉霄之上

唐杜甫集鄭縣亭子詩云戶牖

憑高發興新又東樓詩云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玉霄峯名在天台山乃司馬子微所居也醉著宮

袍唐史李白傳自采石至金陵望三山銀闕於雲濤煙

靄之間史記封禪書云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在

焉其物禽獸皆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望之如雲及至三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世固有

揚州鶴也按懶真子韻語陽秋云俗言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言揚州天下之樂國如韋應物詩

云雄藩鎮楚郊地勢鬱宮堯嚴城動寒角曉騎踏雲橋
杜牧詩云青山隱隱路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
橋明月玉人何處教吹簫等句猶未足以盡揚州之
美至張祐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
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則是戀嫫此境生死
以之者也隋煬帝不顧天下之重千乘萬騎錦纜牙檣
來遊此都竟藏骨於雷塘之下所謂禪智山光好墓田
者耶又東坡先生題於潛僧綠筠軒詩云可使食無肉
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癡若對此君仍大嚼
俗不可醫傍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癡若對此君仍大嚼
世間那有揚州鶴說者謂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為
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或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
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蓋欲兼三人
者之所欲也亦不著所出書傳

自公守齊安

今黃州也

栖霞雪堂遂起廢

栖霞樓在黃州及東坡雪堂皆曾守

重名章俊語藉藉滿淮吳士大夫之口

按黃州曾使君近詩有棲霞會

飲諸僚一篇云月近中秋好風因小雨清山眉烟外遠
江練夜深橫我病自不飲君詩俱有聲放歌能取醉不
必喚嘉榮棲霞偶作一篇云蔬飯已忘肉清心已是僧
春華空婉婉衰病苦侵凌風颺孤舟急江明遠浦澄邵
樓來遠念實怯醉時登重九飲棲霞點絳唇一闋云九
日樽罍要攜諸客棲霞去滿城風雨記得潘郎句紫菊
紅萸何意留儂住愁如許暮烟一縷正在歸時路又和
何麒子應雪堂一篇云坐想誅茅日山川走百靈重來
尋舊宅幾至泣新亭何意投天祿猶傳是歲星花磚知
底物只老合沉冥皆膾炙人口其建雪堂也何頡之作
上梁文云歲在辛酉蔚成鸞鳳之栖堂毀崇寧淹作魑
魍之野雖賢者視成毀為戲事而邦人曷憑藉以追休
云天台詩詞皆以王事從方外之樂

東坡先生送楊傑次公詩序云無為

子常奉使登泰山絕頂難一鳴見日出又嘗以事過登
華山重九日飲酒蓮花峰上今乃奉詔與高麗僧統游
錢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善
詞句高雅不自鳬驚
哉未曾有也作是詩以送之云

行中來

後魏道武帝制官皆擬古雲鳥之義諸曹走
使謂之鳬鴨取其飛之迅速也又韓文公集藍

田縣丞廳壁記云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鉞以左
手右手摘紙尾鳬驚行以進邪立晚丞曰當署云持玩

三嘆

記曰一
唱三嘆

豈敢獨享當與識者共之

台眷喜聞萬福大令嗣承奉貌類翁想今又如我長也
省書知有哭幼子之戚計今悼念已衰不復薦區區之
說也

向來董太夫人會葬得所道書客中占謝不盡慇懃近
日有客過言吳守罷去宏父已臨州矣窮陋寡聞久不
上記但有愧慄即日春暄體力何如比見棲霞樓上梁
文烏鵲南飛大江東去之語天設此奇對待公拈出也
按許端夫齊安集載此文云蕞然郟邑舊資魯析之間
歸爾黃岡今据楚波之涯項自寇戎之叛亟為盜族之
區殘害劇於虎狼殺戮至於難狗荆榛荒穢豈但千家
唯百家之存風雨晦冥時聞新鬼和舊鬼之哭山川不
改圖籍可稽念異時郡國共理之賢多鳳閣鸞臺之舊
顧前日燕寢凝香之地為兔葵燕麥之場訪臨臯之故
基獨棲霞之最勝風雨所薄僅能覆三重之茆梁柱俱
傾正可戒千金之子茲因遺址盡復前規取芻蕘賦入

之餘無田里追胥之擾洪濤戢雪覽三江於几席之間
疊嶂排雲揖五老於藤蘿之外孫仲謀之圓壇對峙元
次山之窳樽在傍况茲卧鼓滅烽之時固多緩帶輕裘
之暇味王粲登樓之作寄子牟存闕之心何用橫槊賦
詩繼烏鵲南飛之句但當舉酒属客歌大江東去之辭
爰架脩梁用伸善頌云烏鵲南飛魏武帝樂府詞見前
注大江東去東坡先生赤壁懷古念奴嬌

詞也亦見前一卷注欽
讀至雖霓當為公擊節

沈約作郊居賦乃要芻示其草
筠讀至雖堦連蹇約撫掌欣忭

曰僕常恐人呼
為霓霓平聲

天台仙佛所廬

孫綽天台山賦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
飛錫以躡虛按仙經桐栢山金庭宮一

名天臺山高萬八千丈其山八百里四面視之如一金
庭不死之鄉在桐栢之中方圓四十里上有黃雲覆之

經丹水南行有洞交會從中過待行四十里則得也樹則蘇玕琳碧泉則石髓金精其山盡五色金也桐栢真人右弼王領五岳司侍帝晨周靈王太子也游於伊洛好吹笙為鳳鳴學道於緱氏山道成昇天為真人治桐栢金庭宮云又名山畧記云天台是衆聖所降葛仙翁山也又幽冥錄載劉阮遇仙於此山又傳燈錄天台山脩禪寺智者禪師太康七年隱天台山佛瓏峰有定光禪師曰此處金地吾已居之此峯銀地汝宜居焉往來居山二十二年建造大道場一十二所云其後豐干禪師寒山子拾得咸著異迹又五百羅漢所居具載山記云嘗欲乘輕車一詣館於德升十日而後別今宏父為

東道主

古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

當為我置醴

穆生事見三卷無轅漢史音洛又音

歷釜之嫌矣

前漢史楚元王傳云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蚤卒漢六年廢楚王信分其地為

二國立從父兄賈為荆王同父少弟交為楚王後分次
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
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蓋轅釜客
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繇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
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之為其母
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為羹頡侯注云丘嫂大嫂也
以杓轅釜令為聲也頡顧以頭方命薄所向累人不如
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

其已也李舉之

李主管字舉之

筆力雄贍可畏

韓文公集病中贈張十八詩云

龍文百斛鼎如公築詩壇

唐杜牧集詩云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

當使之

致師也

詩文發源云東坡在穎時陳無已趙德麟輩適亦守官於彼而歐陽叔弼與季默亦間居日相

唱和而二歐頗不作詩東坡以句挑之云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莫欺真將種致師須得老

門生按周禮環人掌致師注云致師者致其必死之志
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又春秋傳楚許伯吾
聞致師者御靡
旌靡壘而還

屏迹一涯昇沉異路聲聞缺然旌騎入里門又屬省妻

母之喪於臨安山中

章氏居臨安之塘頭村公集載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詩

亦不獲寓一紙第極瞻悵即日春序晏溫注見四卷伏

惟台侯勝常某殘年投老復見故人旋即榮路黃堂在

百里之近

郡國志云吳郡太守所居室即春申君之子為假君之館也因數失火塗以雌黃故曰黃

堂又云吳宮至秦時猶存宮吏以火視燕窟遂或有一
火焉其遺迹雖無存者其地則未聞或改也

見之日也

某年幾七十日就灰槁

南華真經云南郭子綦隱几而
坐仰天而喑嗒焉似喪其耦顏

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
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而門內多故李氏女

子得疾不治繼哭妻母又哭一從弟而亡女葬送方在

經營之中年當佚老勞生如此

南華真經云夫大塊載
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

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
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心衰貌改非復故吾祇自憐耳

向寓狀後丘璋父云有司倉之命久之聞臨州去矣德

升書來喜聞動止即日歲晏雪寒伏惟台候勝常昔時

嚴瀨乃子陵隱處

後漢史嚴光傳云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

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物色以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輿地志云七里瀨在東陽江不與嚴陵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子陵釣魚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而天台亦鄭虔謫官之地
唐史鄭虔傳云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為

廣文館博士時號鄭廣文祿山反汙偽官肅宗反正貶台州掾云

世殊事異嚴睦為東

藩嚴州集序云自東漢之末孫氏據有吳越之墟始分歙縣之地建為新安郡逮隋而更名新定大業改為睦州

唐初改桐廬縣別置嚴州尋廢州以縣來隸至國朝宣和中始復今名蓋以子陵釣臺為是邦之重云

天台為內郡朝廷專用一時之望吾宏父又以文章翰墨首被甄擢日佇寵嘉別膺新命

朱方大府公家父祖舊所臨金山丞相

南豐先生也

祠屋與

尊公所營西樓建炎兵火燔滅殆盡

公集載魯紆公墓誌云宣和初公

倅京口攝府事郡有西樓公撤而新之為文記其成雄辭傑句殆與樓稱余與韓駒子蒼張愚處文舍人三讀

稱而甘棠遺誦

見前注

猶在邦人之口公以盛年追繼兩

世舊物

傳曰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又晉史王子敬卧齋中偷人取物卧不動偷復登廚子敬曰偷兒青

既我家舊物

過家上冢訪尋遺老黃童白叟

唐韓文公集元和聖

德詩云黃童白叟踴躍數呀

空巷歡迎想今閉閣坐嘯

後漢史黨錮傳云汝南太

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奏功曹岑暉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

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雖蒲鞭亦不用也

後漢史劉寬字文饒溫仁多恕雖在倉卒

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更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

公居官未嘗廢書新著猶未辱枉教也向守黃岡棲霞

雪堂遺址自公起廢千載風流遂與東坡共為不朽

蘇內

翰謫黃州築雪堂以居躬耕於東坡之下自號東坡居士云

司馬子微名書絳闕身

居赤城高風絕塵尚可想見否乎

續仙傳司馬承正字子微隱於天台山玉

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睿宗玄宗召至京尊禮之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仙船為風飄到一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承正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千萬里非舟楫可往非飛仙不到自然回來承正受度後白孫興公之賦晉史孫日上昇唐史亦有傳在隱逸篇

孫興公之賦

晉史孫綽字興

公太原人也為永嘉太守意將解印以尚幽寂聞此山神秀可以長往因使圖其狀遙為之賦賦成示友人范榮期問曰此賦擲地必韓公送惠師韓文公集送惠師為金聲也賦載于文選

韓公送惠師

詩云惠師浮屠者

乃是不羈人十五愛山水超然別朋親脫冠剪頭髮飛步遺蹤塵發迹入四明梯空上秋旻遂登天台望萬壑皆嶙峋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相照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巖且神微風吹水石澎湃聞韶鈞夜半起下視溟波銜日輪魚龍驚踴躍呻嘯成悲辛恠氣或紫赤敲磨共輪囷金鴉既騰翥六合俄清新常

間南穴奇東坡送杜介詩東坡先生送杜介詩序云
去窺甌閩云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杜幾先自浙東還與余相遇於金山話天台之異以詩
贈之我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秋風吹蔦露翠濕香嬾
嬾應真飛錫過絕澗度雲鳥舉意欲從之脩然已松杪
微言燦珠玉未說意已了覺來如墮空耿耿窗戶曉群
生陷迷網獨達從古少杜叟本何人長嘯萬物表妻孥
空四壁振策念輕矯遂為赤城遊飛步凌縹緲問禪不
歸舍屢為執壺繞何人識此志佛眼自然燎我夢若見
之卓爾非魔燒仙葩發茗盞剪刻分葵蓼從今更不出
閑戶閑腰褭時從佛高詞妙語至今與此山爭雄宏父
頂岩馳下雙蓮沼

官閒無事援筆一揮追配前作幸勿多讓

與吉守王舍人名洋字

元渤

某謫居九年矣未嘗戚戚於此

唐劉禹錫集謫九年賦云古稱思婦已歷九秋

未必有是舉為深愁莫高者天莫濤者泉惟以極數無踰九焉伊我之謫至於數極長沙之悲三倍其時云

而奇窮

前漢史李廣傳云大將軍陰受上誡以為李廣數奇顏師古注曰言命隻不耦合也

所向

累人

東坡先生與濠州陳章朝請書曰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也又與陳原祕校書云衰病奇

窮人所向

不復以姓名徹於鈴下

晉羊祜出鎮南夏鈴閣之下侍衛不過數十人

閣簷下綴之以鈴所以防警也故謂之鈴閣

故人存錄屈賜書問喜愧不可

言具審春和台候萬福某屏迹田野相望二千里之遠

接奉何時臨紙悵然不宣

高文見寵獎予過情

孟子聲聞過情君子耻之

雖非所當得於門下

而精深華妙又過前作

穎濱先生作東坡先生和陶詩序云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

老人衰憊之氣

緬想邇日探道著書與年俱老可嘆可賀也

東坡

先生與錢濟明書云想見謫官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嘆可賀也

某衰老廢學

輒作數語占謝

四啟見公文集

非所以報珍投也

伏蒙遣騎馳賜歐公岐公二集

廬陵所刊歐陽文忠公文集及王岐公文集也

某衰病交侵百念灰冷

南華真經云心若死灰

獨嗜詩一事習氣

未除

傳燈錄云僧問滿山頓悟云人更有修否師云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

習氣未除忽領珍遺鼓舞拜貺然歐文舊版尚復訛缺公

如少留要當一新乃已耳

某淪棄山林故人連兩年遣騎問安否高風絕塵

見一卷胡

樞密帖注非今世君子所能望也衰老何以得此窮歲凝寒

共惟台候勝常偃藩久矣日佇詔追以日為歲也

廬陵吏民方安條教忽聞移牧又勤綏御之方開藩已

久比復何如方遺珥筆之氓又徙懷研之境必也使無

訟乎

珥簪也筆挿腦後如簪為人作訟牒故曰珥筆之民一笑

公文勝前作非諛言也別去十年筆力雅健

唐韓文公集柳宗元

墓誌云雄深雅健似司如老驥伏櫪

魏武帝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它日當大典冊天厩四十萬

唐史志開元初姜誨以空名告

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餽一遊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云

可以一洗而空矣

唐杜甫集天育驃騎歌云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嘆其才盡下又丹青引

云先帝天馬五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闔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

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某衰老獨嗜書一病為深痼何日

瞻迎傾倒所懷

與衛守汪少卿

名思溫
字汝直

某頃罹重譴行次吳興故人臨州望望然如避垢汚炊
不及熟遂棄去

孟子伯夷思與鄉人立其冠
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既次封門

與門下無一日之素而館留彌旬調護逐客種種加厚

雖自為謀不過此矣如傳送十卒特為減半五輩自衛

至臨川人人如使君臨視其旁客路泰然皆非意望之

所及也

按公所著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誌云給使初余被讒斥徙象郡舟次三衢頓郊

寺治遵陸之裝公間遣別乘移具存省而果茗藥餌肴
醴之餉亡虛日蓋過旬而後云有旨所過州發卒護送

公擇五人之謹厚者戒曰歸日視某官書有無為殿最於是五人者在道途代負荷備使令如使君坐視其旁行次臨川授書而返嗚呼余方抵重譴旅遊萬里日懷內溝下石之虞公亦以忤宰相出守己又觸諫大夫之怒而獨於放臣逐客哀窮悼屈矜護纖悉尚蒙賜於數百里外距今二十七年得公行事論次少紓懷惠不報之責

蒙恩北還公方主漕計旋領臨安

按墓誌云公知衢日有諫議大

夫被召過郡或請公致豐餉公曰諫官御史當如部使者禮不敢過也既去又緒言謂公薄己公曰諫大夫辭受天下所瞻而子教以我為簡乎歲餘嚴睦盜起公聚兵境上塞其隘秋毫不犯盜平而諫議公適在樞省勅公玩寇降秩二等罷歸未幾御史中丞辛炳道三衢得公寬狀疏辨其誣詔復故官再除吏部轉朝散大夫進司農少卿吳興擇守有言公三衢治狀者除直徽猷閣知湖州六年詔歸太府為少卿擢知臨安府遷左朝議

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路計度時衆愠尚斷斷楚辭邑犬
轉運副使八年復還太府云

怪也又古詩云

斷斷國多狗

不敢以竿牘之私累左右而小人懷惠

語里仁爲君子

沒齒

論語憲問篇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尚當結草也

左傳

云魏顆用父治命嫁嬖妾及輔氏之戰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躐而顛遂獲杜回夜夢老人曰予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

荆谿遇伯言

公尺牘又有與知其爲少卿之子也傾蓋汪簿伯言二書

歡然如宿昔

家語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顧語子路曰程先生天下賢士取束帛以

贈之又前漢史卬陽傳云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大穎注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又得寓一紙

次定四庫全書

內簡尺牘

馳問安否重蒙省答開讀喜不勝言即日履茲春序共
惟台候萬福林尉來還妻黨二吳亦踵至具言德齒之
尊為一世儀刑可敬可慕也

某自抵大訶朝市已削迹公亦倦遊

前漢史司馬相如傳云長卿故倦遊

文穎注曰倦疲也言疲厭遊學博物多能也

湖海就間

三國志云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

東西遙相望

唐盧玉川月蝕詩云日色遙相望

殆若參辰然

蘇武詩云昔為允與

央今為參與辰上王長雅詩云王事離我老殊隔過參商又陸機詩形聲參商乖春秋左氏傳云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

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區區念德之心猶欲面陳萬服事夏商故為參星云

分恐遂賫恨而沒也

四明二湖之勝而所築領其要項見曾南豐記廣德湖

記具南豐曾先生集所謂鴛鴦者已墜而為田矣今第舍所臨殆

是錢湖非耶名利之場跬步如漆公脩然獨往一絲不

挂傳燈錄云南泉禪師問陸旦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云寸絲不挂師云猶是階下漢顧恨不

得奉杖屨以從也

某蒙德如丘山而未嘗一拜下風見八卷與虞守帖注此心炯炯

古詩此心炯
炯君應識

如觀河之見猶在也即日大暑共惟台候

萬福兩地相望

雲齋錄二宋以文童齊名天下子京守蜀日作詩二首名曰猥藁有碧雲漫有

三年信明月空為兩地愁後卒不久兩地人以為詩讖

有三江七堰之阻接奉無

期臨書太息不宣

與秀守方學士

務德

某歸舍未幾連雨彌月下田皆成巨浸已而復旱省書知封內亦闕雨奈何歲事正可憂而邊聲益急念之凜然淮南近起夫二萬增築山陽城壘安得猛士守之如

歌風者所云也

前漢史高祖紀云十年冬十月上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小兒皆和唱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云 堇有毒殺人而見錄於方

書善醫者使之治疾而不至於殺人可也

本草云烏喙天雄味辛甘

有大毒唐本注云天雄附子烏頭等並以蜀首出者佳按國語寘堇于肉注云烏頭也爾雅云芟堇音鉞注云烏頭苗也此物本出蜀漢其本名堇今記為建云 今疾病未去體疑其有毒舉

而棄之則深痼不可為矣無毒而可口如甘草者烏足

賴

本草云甘草國老味甘平無毒一名密甘一名美草一名密草一名落草生回西川谷積沙山及上郡云

不敢為他人道也

某嘗從西山

洞庭有東西二山

訪一窟

戰國策曰馮諼謂孟嘗君曰狡兔所以免死者

有三窟今為君一窟矣又晉史王衍居宰輔不以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

比聞鄭長卿

鄭大資億年之字

語唐子明

唐侍郎揮之字

云北帥嘗言過吳門無所

得方知蘇人盡隱於太湖洞庭山也

吳郡圖經云包山在震澤中山有林

屋洞水經注云山有洞室入地潛行北通瑯琊東武俗謂之洞庭魯哀公元年夫差敗越于夫椒蓋此山也或曰太湖中別有夫椒山舊傳震澤七十二山唯洞庭最巨耳

既而悔之而未有所向

重蒙啓諭尤切感銘嘉禾

秀州地名

水村與吳興

湖州地名

接境

可匿舍處必有親舊以此屬使君者為占留數間以託

餘命如何

蝓蚌珍烹出於暑中未嘗至晉陵境內

常州地名

遠蒙分餉

小舟晨夜兼馳

後漢史光武紀晨夜兼行蒙犯霜露

二十枚皆無恙拜貺

荷顧存之厚東坡詩云一詩換得兩團尖公所餉十倍

而無一語之酬又以為忤也

東坡先生謝丁公默送蝓蚌詩云溪邊石蟹小如錢

喜見輪囷赤玉盤半殼含黃宜點酒兩螯斫雪勸加飡
蠻珍海錯聞來久恠雨腥風入坐寒堪笑吳興饒太守

一詩換得
兩團尖

內簡尺牘卷六